

中国艺术研究院 学术文库

《红楼梦》与诗性智慧

孙伟科 著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红楼梦》与诗性智慧

孙伟科 著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红楼梦》与诗性智慧 / 孙伟科著. -- 北京 :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2014.1

(中国艺术研究院学术文库 / 王文章主编)

ISBN 978-7-80769-211-9

I. ①红… II. ①孙… III. ①《红楼梦》研究 IV. ①I207.41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304687号

中国艺术研究院学术文库

《红楼梦》与诗性智慧

著 者 | 孙伟科

出 版 人 | 田海明 朱智润

项目统筹 | 余 玲

责任编辑 | 周海燕

装帧设计 | 程 慧

责任印制 | 刘 银

营销推广 | 赵秀彦

出版发行 |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press-mart.com>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http://www.bjsdsj.com.cn>

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外大街 136 号皇城国际大厦 A 座 8 楼

邮编: 100011 电话: 010-64267120 64267397

印 刷 | 北京京都六环印刷厂 010-89591957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开 本 |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 23.5

字 数 | 360千字

版 次 | 2015年3月第1版 2015年3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80769-211-9

定 价 | 55.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中国艺术研究院学术文库》

编辑委员会

主 编 王文章

副主编 王能宪 田黎明 吕品田 贾磊磊

委 员	丁亚平	方 宁	方李莉	牛根富
	王列生	刘 托	刘梦溪	朱乐耕
	孙玉明	吴文科	吴为山	李 一
	李树峰	李胜洪	李心峰	宋宝珍
	欧建平	杨飞云	杨 治	杨 斌
	罗 微	骆芃芃	祝东力	项 阳
	资华筠	莫 言	秦华生	高显莉
	贾志刚	管 峻	(按姓氏笔画排序)	

《中国艺术研究院学术文库》 出版委员会

主 任 田海明

副主任 朱智润 韩 进

委 员	王训海	左克诚	余 玲	杨红卫
	杨迎会	李 强	张国平	周海燕
	赵秀彦	唐元明	唐 伽	贾兴权
	徐敏峰	(按姓氏笔画排序)		

总 序

王文章

以宏阔的视野和多元的思考方式，通过学术探求，超越当代社会功利，承续传统人文精神，努力寻求新时代的文化价值和精神理想，是文化学者义不容辞的责任。多年以来，中国艺术研究院的学者们，正是以“推陈出新”学术使命的担当为己任，关注文化艺术发展实践，求真求实，尽可能地从揭示不同艺术门类的本体规律出发做深入的研究。正因此，中国艺术研究院学者们的学术成果，才具有了独特的价值。

中国艺术研究院在曲折的发展历程中，经历聚散沉浮，但秉持学术自省、求真求实和理论创新的纯粹学术精神，是其一以贯之的主体性追求。一代又一代的学者扎根中国艺术研究院这片学术沃土，以学术为立身之本，奉献出了《中国戏曲通史》、《中国戏曲通论》、《中国古代音乐史稿》、《中国美术史》、《中国舞蹈发展史》、《中国话剧通史》、《中国电影发展史》、《中国建筑艺术史》、《美学概论》等新中国奠基性的艺术史论著作。及至近年来的《中国民间美术全集》、《中国当代电影发展史》、《中国近代戏曲史》、《中国少数民族戏曲剧种发展史》、《中国音乐文物大系》、《中华艺术通史》、《中国先进文化论》、《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论》、《西部人文资源研究丛书》等一大批学术专著，都在学界产生了重要影响。近十多年来，中国艺术研究院的学者出版学术专著至少在千种以上，并发表了大量的学术

论文。处于大变革时代的中国艺术研究院的学者们以自己的创造智慧，在时代的发展中，为我国当代的文化建设和学术发展作出了当之无愧的贡献。

为检阅、展示中国艺术研究院学者们研究成果的概貌，我院特编选出版“中国艺术研究院学术文库”丛书。入选作者均为我院在职的副研究员、研究员。虽然他（她）们只是我院包括离退休学者和青年学者在内众多的研究人员中的一部分，也只是每人一本专著或自选集入编，但从整体上看，丛书基本可以从学术精神上体现中国艺术研究院作为一个学术群体的自觉人文追求和学术探索的锐气，也体现了不同学者的独立研究个性和理论品格。他们的研究内容包括戏曲、音乐、美术、舞蹈、话剧、影视、摄影、建筑艺术、红学、艺术设计、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文学等，几乎涵盖了文化艺术的所有门类，学者们或以新的观念与方法，对各门类艺术史论作了新的揭示与概括，或着眼现实，从不同的角度表达了对当前文化艺术发展趋向的敏锐观察与深刻洞见。丛书通过对我院近年来学术成果的检阅性、集中性展示，可以强烈感受到我院新时期以来的学术创新和学术探索，并看到我国艺术学理论前沿的许多重要成果，同时也可以代表性地勾勒出新世纪以来我国文化艺术发展及其理论研究的时代轨迹。

中国艺术研究院作为我国唯一的一所集艺术研究、艺术创作、艺术教育为一体的国家级综合性艺术学术机构，始终以学术精进为己任，以推动我国文化艺术和学术繁荣为职责。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艺术研究院改变了单一的艺术研究体制，逐步形成了艺术研究、艺术创作、艺术教育三足鼎立的发展格局，全院同志共同努力，力求把中国艺术研究院办成国内一流、世界知名的艺术研究中心、艺术教育中心和国际艺术交流中心。在这样的发展格局中，我院的学术研究始终保持着生机勃勃的活力，基础性的艺术史论研究和对策性、实用性研究并行不悖。我们看到，在一大批个人的优秀研究成果不断涌现的同时，我院正陆续出版的“中国艺术学大系”、“中国艺术学博导文库·中国艺术研究院卷”，正在编撰中的“中华文化观念通论”、“昆曲艺术大典”、“中国京剧大典”等一系列集体研究成果，不仅

展现出我院作为国家级艺术研究机构的学术自觉，也充分体现出我院领军国内艺术学地位的应有学术贡献。这套“中国艺术研究院学术文库”和拟编选的本套文库离退休著名学者著述部分，正是我院多年艺术学科建设和学术积累的一个集中性展示。

多年来，中国艺术研究院的几代学者积淀起一种自身的学术传统，那就是勇于理论创新，秉持学术自省和理论联系实际的一以贯之的纯粹学术精神。对此，我们既可以从我院老一辈著名学者如张庚、王朝闻、郭汉城、杨荫浏、冯其庸等先生的学术生涯中深切感受，也可以从我院更多的中青年学者中看到这一点。令人十分欣喜的一个现象是我院的学者们从不固步自封，不断着眼于当代文化艺术发展的新问题，不断及时把握相关艺术领域发现的新史料、新文献，不断吸收借鉴学术演进的新观念、新方法，从而不断推出既带有学术群体共性，又体现学者在不同学术领域和不同研究方向上深度理论开掘的独特性。

在构建艺术研究、艺术创作和艺术教育三足鼎立的发展格局基础上，中国艺术研究院的艺术家们，在中国画、油画、书法、篆刻、雕塑、陶艺、版画及当代艺术的创作和文学创作各个方面，都以体现深厚传统和时代创新的创造性，在广阔的题材领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这些成果在反映社会生活的深度和广度及艺术探索的独创性等方面，都站在时代前沿的位置而起到对当代文学艺术创作的引领作用。无疑，我院在文学艺术创作领域的活跃，以及近十多年来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实践方面的开创性，都为我院的学术研究提供了更鲜活的对象和更开阔的视域。而在我院的艺术教育方面，作为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的全国首家艺术学一级学科单位，十多年来艺术教育长足发展，各专业在校学生已达近千人。教学不仅注重传授知识，注重培养学生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更注重治学境界的养成及人文和思想道德的涵养。研究生院教学相长的良好气氛，也进一步促进了我院学术研究思想的活跃。艺术创作、艺术与教育与学术研究并行，三者交融中互为促进，不断向新的高度登攀。

在新的发展时期，中国艺术研究院将不断完善发展的思路和目标，继续

培养和汇聚中国一流的学者、艺术家队伍，不断深化改革，实施无漏洞管理和效益管理，努力做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坚持以人为本，坚持知识创新、学术创新和理论创新，尊重学者、艺术家的学术创新、艺术创新精神，充分调动、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在艺术研究领域拿出更多科学的、具有独创性的、充满鲜活生命力和深刻概括力的研究成果；在艺术创作领域推出更多具有思想震撼力和艺术感染力、具有时代标志性和代表性的精品力作；同时，培养更多德才兼备的优秀青年人才，真正把中国艺术研究院办成全国一流、世界知名的艺术研究中心、艺术教育中心和国际艺术交流中心，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实现和促进我国艺术与学术的发展作出新的贡献。

2014年8月26日

序 一

李希凡

自《红楼梦》问世以来，随之就有研读者“红学”的戏言，其后虽有“索隐红学”的各种猜谜，却尚无人认真对待，只有胡适的《红楼梦考证》的出炉，才公开标榜旧红学的打倒，新红学的确立。新红学的考证也确有成就和贡献。只不过胡适根本没有读懂《红楼梦》，在他的心目里，曹雪芹只是在记述平淡无奇的家事——贾宝玉即曹雪芹，贾政即曹頌，而在另一位新红学家俞平伯先生的代表作《红楼梦辨》里，虽有较精细的品评，却也被视为“不脱东方思想窠臼”的“闲书”。尽管与新红学兴起的同代，已出现过王国维对《红楼梦》的美学品评，鲁迅对《红楼梦》在中国文学史特别贡献的崇高评价，以至于上世纪50年代还发动过一场对胡适派唯心主义的思想批判运动。到了今天，红学研究已经取得了空前的繁荣和发展，甚至可以说，红学已经成为当今学术上的“显学”之一，成果累累。但是，若干年来，占据荧屏主流媒体讲坛和北京图书大厦广告宣传的畅销书却是一种倡导“秦学”的新论。作者自称是承袭了周汝昌先生的写生自传说，并进一步融合了康熙政坛斗争的揭秘和索隐，于是，“淫丧天香楼”的秦可卿，竟变成康熙废太子胤礽的公主隐身在贾府，而且自幼就和贾珍相爱……于是，《红楼梦》由一部伟大的文学杰作，不只在周汝昌先生的考证中，被解读为曹家家事精裁细剪的生活实录，而且在这位论者的解读中，又进而索隐出康熙朝夺嫡斗争中的细事“揭秘”，这在当时一些媒体上

真可谓喧嚣一时，痴迷了很多青年读者和听众，但在红学研究中，这本没有引起什么波澜，因为它并不是什么红学研究的新亮点，只不过是二百年来红学“乱象”中的“新瓶装旧酒”自传说向老索隐的回归。七十多年前，鲁迅曾把它定格为“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几位研究《红楼梦》的学者，只是在被记者追问时，谈了点不同意见，不知为什么，一来二去，网上的谴责胜于一场学术论争。

这一幕红坛“乱象”，本与我写这篇序言并无关联，却是我阅读伟科同志这部红学论著所唤起的记忆。本书辑有他这一时期的文章三十余篇，有论有评，评多于论。无论评和论，作者都有他独特的视角和解析，给人以有益的启示。本书以《〈红楼梦〉与诗性智慧》，作为书名，寓有自励焉。作为《红楼梦》爱好者，本书中《红楼梦与诗性智慧》、《审美现代性与〈红楼梦〉的意蕴》、《主题预设·叙事张力·意图转移》，更让我对他的“论”多所期待，因为《红楼梦》毕竟是一部伟大的文学杰作，而且堪称世界文学宝库创作艺术的范本。因而，对小说本体的解读，以提高读者的鉴赏水平，深刻认识《红楼梦》的真正的思想艺术价值，才是当前该努力做的工作，读者寄有愿望焉！

2013年8月15日

自序

研红者往往有痴性。

在我的周围，有许多“爱红”、“研红”的人，他们对《红楼梦》的爱，首先表现为对《红楼梦》文字的痴迷，他们能指到哪里背诵到哪里，能信口说出、脱口说出《红楼梦》的章回回目、人物关系。我不是对于文字异常敏感的人，但我对作者曹雪芹所创造的文学世界以及文学世界所展现的精神空间却有敏感，贾宝玉、林黛玉那痴根痴性、颠傻魔狂、嘻天哈地的人生，是奇异的，也是隐喻性的，独拔于中国文学史之上。借助于他们不得志的人生，借助于他们被毁灭的爱情，借助于他们对于这个世界的告别，我一直在追问：曹雪芹想告诉我们什么？

很多人说，他们更喜欢薛宝钗、史湘云，所谓“娶妻当如薛宝钗”等，有人甚至说他们更喜欢袭人、平儿，甚至贾珍、薛蟠等。喜欢他们是正常的，他们是“常态生活”的体现者，贾母、贾政、王夫人似乎没有骂他们是“魔根祸胎”或“冤家”。曹雪芹并不是不理解什么是“常态生活”，常态生活不等于平庸，他们属于历史真实的日常生活，带着那个时代生活的质感。虽然这些人的“人生”在作品也值得重视，但我关注的是，曹雪芹为什么要写一种不平凡的人生。

早有人说过，贾宝玉具有传奇性，这传奇性只是为了增加可读性吗？一种吸引读者趣味盎然地读下去的叙述策略？

《红楼梦》不是一部平凡的小说。贾宝玉、林黛玉都是西方灵河畔的“世外之人”，他们是神瑛侍者、绛珠仙草临世，他们没有世俗人的世俗烦恼，为衣食住行而挣扎，他们是情痴情种，一个要在花柳繁华地、温柔富贵乡的人间阅尽春色、深尝大恸之后归彼大荒，一个则要用一生的眼泪来还清孽缘，为情生为情死，仅此而已。这真是一种千古不尽之情！

发泄儿女真情，即大旨谈情，这就是作者的意图；借真情儿女写出，曹雪芹征服人的本领是将一种不平凡的人生写得真实，写得令人信服，写得令人感动。因此可以说《红楼梦》的价值首先在于情真。这不是说庸常的人生不真实，而是庸常的人生常常显不出更深的人性——人性的深度。

“夏虫不可语冰。”否认贾宝玉、林黛玉有一种生死之恋真情存在的人，否认他们的生存在遵循另外一种逻辑，根本不理解宝黛的行为逻辑的人，是不必与之争论的。因为这些人不懂贾宝玉、林黛玉的情天情海，不懂他们天情般的爱情体验，同时这也意味着他们不能完全懂得妙玉、晴雯、尤三姐、龄官、五儿、司棋等，这些不能甘受他人驱遣之人，这些至少拒绝了世界一半的人，曹雪芹深深地着迷于他们的人性，说他们“直烈遭危”也好，说他们“人不人鬼不鬼”也好，曹雪芹借文字显示了他们最容易被忽视的存在、最容易被误解的存在、最容易被遗忘的存在。

这些奇异人生和精雕细刻般地展现这些奇异人生，作者是深深地知道它的价值的，但读者呢？“谁解其中味！”事实也正是如此，那些信众广泛的索隐派和严格的自传说，不能理解。

每一次阅读《红楼梦》，都是与作者的一次对话——心灵对话。世远莫见其面，规文辄见其心。这种对话是默默的、无言的，是借助于特殊媒体——小说中的文字，所以对文字敏感是最初的桥梁。因此我常常叹服那些能够背诵《红楼梦》的人——他们绝对是对作者的匠心有共鸣的人。

曹雪芹用文字营造的精神空间，是最值得玩味的，也值得反复玩味。也许是因为忘情于此，所以我对考证文献和追溯祖籍、版本之间的叙述差异，留心了但不是很上心，更无力去研究。凡是不能改变对曹雪芹精神内容与价值追求确认的内容，我认为都可以忽略不计。直到2005年左右，因为红学将成为我

的专业，我才不得不全面地阅读《红楼梦》的“考证”和《红楼梦》研究的“历史”。

尽管我常常想要完善自己的知识结构，但我的偏倚依然存在。所以进入我的眼帘的是那些具有“思想创新”的人，这些新说令我着迷。比如，武汉大学哲学教授邓晓芒兼顾文学评论，他曾多次评论《红楼梦》，借助于《红楼梦》论述中国文化的性质。邓老师的一个重要观点是，贾宝玉是一个拒绝长大、拒绝扮演社会角色并承担社会责任的人，他一直要用“赤子之心”拒绝外在的世界，这导致了实践人格的严重欠缺（缺乏行动）——中国传统文化也是如此，返璞归真的愿望成为阻碍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合理形成的遁词，使中国社会的现代性严重不足，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不能很好地调适，文学变成了一种于事无补的喟叹和感伤。

邓晓芒的观点，说起来与胡适的观点有某些相通之处，或者说是承续之处。胡适认为《红楼梦》的价值不高，是因为它与“科学和民主”不相关，没有充分地符合现代社会的内容，所以对《红楼梦》的负面评价占据了主要地位。胡适甚至认为，曹雪芹在宣扬迷信，如说宝玉“衔玉而诞”等，这与中国社会急需的“科学与民主”时代要求不相配。

也有从中国文化角度极力赞赏《红楼梦》的，认为它是中国社会和历史的“全息图像”——生活信息全无遗漏。其实，《红楼梦》早就有“百科全书”、“千门万户”的说法。我觉得这些说法是相似的。凡是从更全面的观点看《红楼梦》的人，往往能看到这些文化中的矛盾性，并不持一面之词。比如，曹雪芹借助于无知无识无贪无忌的“赤子文化”，反对的是腐败虚伪的儒家文化——变形的儒家文化，曹雪芹张扬诗性文化反对礼教文化，用大观园中青春美反对园外禄蠹文化、权谋文化。曹雪芹不反对进入社会，而是反对异化社会——与本真人性敌对的社会，曹雪芹沉醉的大观园，也许正是作者心目中的社会理想的范型。

为曹雪芹辩护，我们可以说中国社会不缺乏尊卑秩序（以孝为中心）、不缺乏运作机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但这个秩序和机制出现了问题——扭曲到了令人无所适从的地步，个人融入社会的渠道过分狭小逼窄。假如把贾雨村

看作是走出大观园的贾宝玉，贾宝玉只会比贾雨村更加命运不济。贾雨村做正人君子——不贪赃不行（这是现实规则），审时度势——夤缘攀附、贪赃妄行也不行（这是挂牌的明训规则，偶尔发作）。贾雨村的仕途之路证明儒家学说所标榜的人格理想在现实社会里只会遭到无情的嘲讽，它已经失去了将个人人格修养成内具浩然之气的社会环境和条件。

如此看来，理想社会和人格不是如何制定的问题，而是如何建构和塑造的问题。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爱情不能实现，探讨其实现的现实性途径——有人说为什么他们不私奔？曹雪芹让林黛玉通过《五美吟》之一赞颂红拂的私奔，为什么林黛玉在现实生活里没有如此考虑、不做如此选择？也许曹雪芹着迷的是问题本身，而不是如何解决问题。尽管如此，邓晓芒提出的问题依然有意义——他们在人格上缺乏实践性，他们的意志能力没有通过自我的行动争取就选择了决绝的告别。是的，小说中宝黛的被动性十分明显。

不能自主，不仅是人生道路不能自主，还包括爱情也不能自主，这就是困境；困境还未来得及克服，如何自主，就做出了决裂人生的选择，这就是林黛玉、贾宝玉和他们的爱情悲剧。

更尊重青年人的选择，社会将更文明一些、进步一些。社会无疑已经获得了如此进步，但还未达到理想境界。爱情自由在更高的程度上实现了，但未彻底实现。即便是一个人在这个问题上完全可以自主，但我们又陷入了感性与理性的分裂，目的与手段、灵与肉的分裂中，我们向往超越功利、放弃计算、纯任自然，但却不能始终如此、彻底如此。得失之间的欢乐、无法餍足的欲望、理想与现实的距离，使我们得陇望蜀，丧失平衡，撕裂自我，再次陷入悲剧感的体验中。

这是一个永恒的悲剧，曹雪芹注意到了。林黛玉的《葬花吟》，似乎要抗拒的对象之一就是时间的催老。显然，这是不可抗拒的。就像把瞬间的美好化作永恒一样，把生命定格于青春一样，艺术能做得到，生活做不到。艺术让我们守住了永恒，也让我们感到实际的无奈和失落。思考这些问题，纯粹从生活的角度看，是犯傻。作家在犯傻？是啊，作家让他的代表或代言人，即贾宝玉、林黛玉在痴痴呆傻。

留住美好，让青春永驻，永守赤子之心，反映了作者对真美的向往，反映了作者的主体力量。认同作者的这种追求，才会和作者共鸣，才会产生精神力量。所以，这部优秀作品，最终引导人们走向真善美。

红学蔚为大观，内容早已超出了上述内容。红学作为一个跨学科的对象，范围还在扩大，研究方法还在更新，论点还在叠加延展，体系还在完善，但是明眼人、有心人也能看到很多内容已经背作者而去、背作品而去。

已有学者提出了红学的重建问题。我认为这确实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绝非空穴来风。研究红学的任何一部分，都应该想到其宗旨：服务于精神空间上真美的构建。也许红学的历史，让一部分人误认为这是一个“四两拨千斤”、“一本万利”的名利场，其实一些人也是这样做的，但在文学越来越边缘的情境下，人们的心态也许更容易冷静，眼光也会更长远。这就是虚热闹只会加速红学的扭曲和衰败，而切实的研究才会真正赢得爱好者，让爱好者精神受益，扩大爱好者的队伍。

是的，随着时代的发展，爱好者的古典趣味还在回归，因此《红楼梦》和红学的爱好者正在成倍增长，珍视他们，让红学越走越宽。

非常感谢李希凡先生八十余高龄在酷暑中给本书所作的序。他放眼整个红学，从当前红学的发展立论，也对我提出了一个要求——加入到对文本的分析中，评与论要平衡。过去，我偏重既有观念的辨析，间接地依据了《红楼梦》文本，较少直接从作品中归纳观点。显然，这是我今后必须努力的方面。

这本书能问世，得感谢中国艺术研究院的领导。但愿我这本论证仓促、行文枯燥的书，能对红学爱好者有些许益处！

孙伟科

2013年8月11日

目 录

序 一 / 1

自 序 / 3

第一编 观念与艺术

20世纪红学研究的启示 / 2

《红楼梦》与诗性智慧 / 18

审美现代性与《红楼梦》的意蕴阐释 / 32

主题预设·叙事张力·意图转移 / 44

历史缘起与功过得失

——五六十年代马克思主义方法在《红楼梦》研究中的应用 / 53

红学研究中一般方法与特殊方法之间的关系 / 68

“缘起”何需再“揭秘”

——1954年红学运动再评述 / 81

《红楼梦》的悲剧性演成

——《红楼梦》第三十三回分析 / 93

宝黛爱情悲剧的一次预演

——《红楼梦》第五十七回分析 / 105

红学与红楼美学

——评刘再复“红楼四书”中的美学思想 / 115